

## 小黃

〔評審獎〕

林俐馨

那天下午雨下得很大，黃媽媽的雜貨店沒有任何人上門。

黃媽媽坐在店門口，乾乾淨淨的店裡連半隻蒼蠅都沒得打，只好拿起電話找人聊天。二女兒沒接，陳太太出去了，大兒子家裡是答錄機，阿卿的孫子說她在睡午覺，三孀全家都出國去只剩菲傭，說話達拉達拉地講也是白講，那就算了，把電話錢省下來。

黃媽媽所能做的就是盯著這場大雨，像一片被刮花的便宜塑膠板，把這間店和整條巷子隔開。看著看著，雨就變小了。

雨變小了，才開始聽到街上的車聲，後巷傳來炒菜聲、三樓的叫罵聲伴著孩子哭聲，還有從剛才就沒停過的狗叫聲。

那應該是狗叫聲吧？誰家的狗叫成這樣？真是沒家教，這種狗最好是不不要養。不對，應該說所有的狗都不要養，黃媽媽最討厭狗在她店門口的電線桿尿尿，怎麼沖洗就是有味道，太陽一曬風一吹就讓她整個人難受起來，還有那個狗屎，狗為什麼要大便呢？每次不小心踩到狗屎就會倒楣個一整天。

狗還在叫，越叫越大聲，聲音在她空蕩蕩的雜貨店反覆迴盪讓她快耳聾了，黃媽媽準備要出門去罵人，一定是後面二樓那一家養的狗，再不然就是斜後面四樓也有可能，再查不出來她就要去報告里長，最好能把整條巷子裡有養狗的都趕走。

把鐵門半拉下，撐起雨傘，黃媽媽一繞到後巷就看到那隻狗，那並不是誰家的狗，一團黑影窩在地上起起伏伏地哀哀叫。如果是沒人養的狗就好辦，直接趕走就好了。

黃媽媽站在防火巷口對著那隻狗叫著：「去，去！」。狗繼續哀嚎。

「走開，快點走開！」狗的哀嚎幾乎蓋過黃媽媽的聲音。

「好啊，你這隻狗，講不聽是不是？」黃媽媽想要上前嚇牠，又覺得這隻狗的體型好像很大，要是被牠轉身咬一口怎麼辦？黃媽媽輕聲走近牠，不時回頭確定一下等會要怎麼撤退，四下張望，只有手上這隻雨傘可以當武器。

「不要在這裡叫了，快點走開聽到沒有？」黃媽媽警告了牠最後一次，狗休息了一下，然後繼續叫。保持一個不會被咬到的距離，黃媽媽站穩了腳步，收起雨傘伸長了手，試著戳戳牠，這隻狗是怎麼回事，被戳了幾下也不會動，黃媽媽一時找不到什麼東西好用，隨手脫下一腳拖鞋，扔在地上嚇嚇牠，扔得不準竟然直接砸到狗的頭，被砸中的狗停止了叫聲，一動也不動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我不會把牠打死了吧……就憑著一隻拖鞋？剛才出手有這麼重嗎？黃媽

媽不敢相信地看看自己的手，赤著的那隻腳浸在髒水裡，忘了縮起來。

不行，要是牠死在這裡過幾天會發臭，要是沒死又會繼續叫，黃媽媽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決定趁牠要死不死的時候把牠拖走。黃媽媽一跳一跳地靠近牠，黑色的狗躺在積水裡，把周圍染成一灘紅色，是血！黃媽媽倒退了一步，牠可能真的要死了……算了算了把拖鞋撿回來就好。她低下身，小心地向前跨一大步，不知道是不是踩到了那隻狗，一團黑影跳起來差點將她撲倒，黃媽媽連爬帶跑地衝回店裡。

等呼吸稍微回復平順，黃媽媽摸一下自己的心跳還在，而且撲通撲通地停不下來，好險。一身狼狽地坐在店門口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那隻狗一定是本來就受很重的傷，再不然就是有病，對，一定是這樣，黃媽媽安慰自己，不是因為那隻拖鞋（唉呀，鞋還是沒撿回來！），而且剛才牠跳起來的瞬間，好像看到兩隻帶血的老鼠夾在空中揮舞，搞不好連骨頭都被夾斷了，對，一定是因為老鼠夾。到底是誰那麼狠心在後巷擺了帶刺的老鼠夾，還一次擺兩個……「啊！不就是我？」黃媽媽忽然想到，上週去五金行挑最貴的買了兩個擺在後巷，用來抓那些從陰溝裡翻進她倉庫的老鼠。

整個下午第一個生意上門，謝太太來買一斤雞蛋還有一包鹽，提到她睡午覺被吵醒的事。

「不知道是誰家的狗，叫得好慘，整個下午拼命叫，一直到剛剛才停。」謝太太說。

「對啊，好……好可憐。來，七十，有需要再過來。」黃媽媽不知道在急什麼，趕快把謝太太送出店門去，以免被她發現。可是誰不會發現呢？最好雨越下越大，把那隻拖鞋沖走，最好五金行老闆也忘了她上週曾經去買過老鼠夾的事情，黃媽媽這樣希望著，但是就連街上警車開過都會讓她手腳不知道怎麼擺。

黃媽媽再次把鐵門半拉，前往附近的獸醫院，她的腳步走得很急，因為現在正是生意好的時候，大家吃過晚飯出門散步，路過雜貨店會幫小孩買點零嘴什麼的，她要是耽誤太久可就吃虧了。醫院派了一個比她壯不到哪去的年輕獸醫師來，獸醫直接走進防火巷一副不怕被狗咬的樣子，蹲在地上檢查狗的傷口。黃媽媽躲得很遠脖子伸得很長，但什麼都看不清楚。大概有半小時那麼久，獸醫抱著狗走出來，牠兩隻腳上的老鼠夾已經被拆掉了，血沿著醫師的手臂往白制服身上爬。

到了獸醫院黃媽媽才第一次看清楚這隻狗，全黑的、很瘦、就像路邊隨便可以看到的一隻野狗，打針清傷口的時候，牠睜開眼睛四隻腳像划水一樣掙扎，整間醫院都迴盪著牠的慘叫聲，快耳聾的黃媽媽居然有點開心，還好，牠沒死。

很久以前小兒子還在上幼稚園的時候，有一天放學撿了一隻半黃半白的小胖狗回來，她當然不准養在家裡，要小兒子馬上丟出去。幾個禮拜後的一天半夜，聽到小孩房裡傳來哭聲，

黃媽媽打開門一看，三個孩子竟然圍著那隻小狗坐在地上，小狗翻著白眼嘴巴吐出泡泡，全身一抽一抽地，兩個大的孩子一看到她進來就用身體保護狗，只有小兒子哭著跑向她，趴在她懷裡不清不楚地說著：

「媽，小黃要死掉了啦！……我……我都有餵他吃飯……他還是死掉了啦……」  
後來小兒子長大了，就學著兩個大的一樣，有越來越多事情瞞著她。

「三個孩子跟我都不親。」黃媽媽常常對客人這樣抱怨著，就像抱怨今天太陽好大一樣拿它沒辦法的口氣，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，養孩子怎麼會養到像仇人一樣，到底上輩子造了什麼孽。

從獸醫院回來的路上雨已經停了，折騰了這麼久也過了有人上門的時間，關上鐵門的黃媽媽肚子咕嚕咕嚕地叫著，好晚了現在。

第二天又是個雨天，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，醒來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睡著了，黃媽媽口水量得整片胸口都是，門前的雨還在下著，跟之前一樣不大也不小，所以不知道過了多久。

應該睡了很久吧，剛才做了一個在水裡的夢，所以口水才流成這樣，好像還夢到小兒子，對，是小兒子在水裡，然後呢？然後呢？！門前的雨細細碎碎地囉唆，但想起來的盡是眼鏡放在哪裡、電鍋插頭要拔起來、垃圾車來了、拉鐵門……這類的日常瑣事，她實在太久沒看到小兒子，剛剛到底夢到什麼？……不行，要趕快打個電話給他！

黃媽媽急忙翻出電話簿之後就停下了動作，她其實知道小兒子會怎麼回答她：「怎麼樣？我沒事啊，有，都有吃飽，好啦，我要去忙了，有空再打給你。」但是他從來就沒有有空的時候，在電話另一頭，不是呼呼的風聲就是吵雜混淆的人群，難得安靜的時候他要壓低聲音說話，再不然就是大清早還在睡覺，寧可睡覺也不願意再多講兩句話，黃媽媽看著電話簿，電話卻自己響了起來。

「……您好，請問是張小姐嗎？」才響不到一聲就接通，電話那頭的人像被嚇到一樣吞吞吐吐的。

「你打錯了喔，沒有什麼張小姐。」

「請問是2891XXXX嗎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那請問有沒有一位張美霞小姐？」

「張美霞，我就是，請問有什麼事？」黃媽媽覺得臉燒燒燙燙的，聲音不知道為什麼也變軟了一些，已經很久沒有被叫做張小姐了，連叫她阿霞的都很少，誰會這麼客氣地用全名稱

呼自己，難道是詐騙集團？

「張小姐您好，我這裡厚生動物醫院，您昨天晚上送來的一隻黑狗現在：」果然沒好事。

「等一下等一下，那隻黑狗不是我送去的，是你們一個醫生自己抱進去的喔，昨天那裡的人都有看到，都可以作證。」

「對，是我們李醫師抱進來的，不過那也是因為你說狗困在暗巷裡面抱不動，才請我們派人去幫忙你記得吧？」

「唉呀反正那隻狗不是我的啦，跟我沒有關係，我現在有客人要去忙了，就這樣，再見。」她學小兒子一樣乾脆俐落地掛上電話。

大約過了一個禮拜還兩個禮拜，日子一旦重複起來都差不多，反正就是紙類資源回收那一天，黃媽媽搬起倉庫裡的紙箱，發現又一堆老鼠屎，想著等下倒完垃圾去買個老鼠夾，還要有帶刺的那種，看還有誰敢……她當然想起了老鼠夾在空中揮舞的那兩隻腳，還有地上的一大灘血，到底那隻黑狗後來怎麼樣了？

「黃太太，你去過」二對面那家動物醫院嗎？」一起等垃圾車的江太太突然這樣問，害她滿手的紙箱掉一地。

「沒有，從來沒去過，我又不養狗。」

「也對，你不喜歡狗，不然那裡有好幾隻剛生出來的小狗可以認養，有黑的有黃的還有白的，每一隻都胖胖呆呆的，好可愛喔！」

黃媽媽還以為她要說什麼呢。那隻黑狗是死掉了嗎？要是沒死，怎麼動物醫院沒再來向她要錢？腳被夾成那樣，搞不好連骨頭都斷掉，一定要花不少錢吧？！黃媽媽每次想到這裡就對著自己說：是牠自己夾到的，我有送牠到醫院去已經很好了，不是我的錯，不是我的錯。

「不是我的錯，不是我的錯……」黃媽媽喃喃的話語隨著明滅的火苗化作輕煙往上攀，不厭其煩地向列祖列宗解釋、向天公解釋、向土地公解釋、向媽祖解釋、向觀世音菩薩解釋，「這個月店裡生意很差，我連會錢都是湊出來的，叫我再去付這一大筆錢實在沒辦法，而且路上那麼多流浪狗，每一隻都是自己顧自己啊……」上天似乎沒有被她說服，黃媽媽在夜裡常常聽到狗叫聲，只要一躺上枕頭就隱隱傳來，嗚嗚嗚、汪汪汪、低吼咆嘯偶爾撒嬌，她鼓起勇氣推開窗戶，聲音卻忽然消失了，連方向都無從尋找。

黃媽媽拿了店裡的冥紙（一疊進貨也要三、四塊錢的）在後巷燒給那隻狗，雖然不知道牠叫什麼名字（流浪狗哪會有什麼名字？），也不確定燒到天上去狗可不可以通用，總之希望牠不要再來糾纏，早點去投胎轉世，以後互不相犯。

對了，牠是死在動物醫院的，那邊也要燒一點。黃媽媽藏著一小疊冥紙，像是要到獸醫院附近的公園去散步一樣不去看路人的眼光，可是今晚獸醫院生意好像特別好，到了十一點都還沒拉下鐵門，門口櫥窗一直擠滿人，黃媽媽把鴨舌帽壓低一點，靠近看看大家在湊什麼熱鬧——那是好幾隻胖胖呆呆的小狗，有黑的黃的還有白的，逗得圍觀的大人小孩好樂，不顧櫥窗上貼的告示拍打起玻璃要小狗表演「看這邊看這邊！快點！看我！看我！」「小狗來這邊！過來過來！」這片熱鬧的吆喝聲被兇惡地制止了，一聲低沉的嘶吼發自一個齜牙咧嘴的母親，那隻隱在黑暗中的母狗一站起身來讓圍觀民眾全部往後退一大步，其中退得最遠的是黃媽媽，「這是看到鬼了嗎？怎麼跟後巷那隻狗那麼像？難道牠沒死？」黑狗的兩隻前腳爬著直向橫向的好幾條大小蜈蚣，粗粗細細的縫線、伸不直的腳讓牠看起來像一個失敗的拼布娃娃，對，真的是牠沒錯，牠沒死！牠沒死！

黃媽媽手中的那疊冥紙被她握得濕軟，鴨舌帽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擠掉了，被嚇壞的黃媽媽回到家裡，先燒一炷香感謝祖宗保佑，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著了。

之後的幾天黃媽媽常常到7-11去假裝買東西，好偷看對面動物醫院的櫥窗，櫥窗裡的小狗們一天天被領養走，就連最醜的那隻最後也不見了，只剩下牠們的母親，杵著醜醜的腳在空蕩蕩的籠子裡發呆，不知道在等什麼。

等到7-11裡的冷氣變成暖氣，玻璃門外的行人把厚外套拉得越來越緊，一陣風吹起讓落葉和垃圾翻飛，黃媽媽早就不在這個舒適的位置假裝看雜誌了。她才沒那個美國時間，很快的是立冬要進補、接著冬至要吃湯圓，趁著價錢還沒被抬起來之前先多進一些貨放著。

整個屋子都堆滿了米酒，黃媽媽踩著地上難得的空隙前進，就像在跳恰恰一樣開心，把這些都賣光的錢拿去進湯圓，湯圓賣光以後的錢去進春聯跟鞭炮，這樣就可以過一個好年了。

過一個好年，她微笑著。孩子還在念國小的時候，一到過年就擔心有人上門討債，每年的除夕夜要輪流去躲到親戚家，後來，遠的近的親戚都被躲光了。

最近雖然景氣不太好，錢變得越來越小，但黃媽媽覺得上天其實對她很慈悲，像上次老鼠夾夾到的那隻狗最後竟然沒死，原來，流那麼多血是因為生小孩啊！如果黃媽媽記得沒錯的話，最後鐵籠子是整個空的，連母狗也被領養走了嗎？一隻跛腳狗，又兇又醜，有誰要養啊？

下午天氣很好，不太冷也不太熱，黃媽媽趁著人家午睡時間把鐵門半拉下來，左右手拿滿了米酒搭公車去女兒家。

因為拿了東西所以沒有手，而且出門太匆忙忘了打電話，黃媽媽在公車上坐定開始藉藉口，等會女兒又要抱怨她為什麼每次都忽然來訪不提前通知，奇怪，去自己的女兒家又不是看

牙醫，還要先預約才行？也沒有要你準備什麼豪華料理，不過是來看看孫子就走。

鐵門還沒拉開就聽到小安安的哭聲，女兒頭髮亂七八糟應該是在睡午覺，一定是前一天晚上被小安安吵得睡不好。黃媽媽把米酒放到廚房，一手接過小安安，另一手開始料理起麻油雞。

麻油雞上桌了，接著把廚房累積一整年的油污刷洗一下，廁所的水垢尿垢也要用鹽酸刷個徹底，待洗的衣服順便丟到洗衣機去。整間房子乾乾淨淨地準備好迎接新年，黃媽媽找把椅子坐下來，才覺得腰很酸、手很麻、連呼吸都累，她做了幾十年的家事，似乎沒有停下來，沒有機會像現在這樣，覺得自己累了。

小安安又哭了，這次把女兒給吵醒，黃媽媽要女兒先去吃飯，自己來換尿布就好。

「媽！你剛剛是不是動過浴室的櫃子？」

「我都幫你重新整理好了。」

「那你把吹風機放哪裡？」

「我拿到你臥室裡面啦，你放存摺的那個木頭櫃子打開第二個抽屜，我跟你講，那種有電的東西不要放浴室裡面，萬一觸電走火還是什麼的……」

「你為什麼又沒沖馬桶啊！」

「只是尿尿而已不用沖啦，告訴你要省一點，像水啊電啊省一點就是存一點，每天省下

來有多少你知道嗎……」

女兒從浴室含著牙刷走出來，佈滿血絲眼屎與黑眼圈的雙眼直直地看著她，像是想說什麼，卻又沒有任何話可以說。好安靜，連小安安都不敢哭了。

黃媽媽知道自己該離開了，所以收拾好東西說要回去看店，女兒在門口塞了紅包在她手裡，說過年要跟老公回金門去，也許不回家了。

黃媽媽提早一站下車，走到郵局，找一個沒有人的角落，數一數紅包裡的錢，熟練地填下紅色的存款單，走到櫃臺又揉掉重寫。小兒子不知道會在這裡過年？身上的錢還夠不夠用？……黃媽媽拿出小兒子的存款簿，帳戶號碼字寫的太小，她摘下老花眼鏡用上衣擦乾淨，要是寫錯一個字就轉到別人戶頭去了！黃媽媽一個字一個字抄寫著，睜大著眼睛，直到目油滿了眼眶。

湯圓比預期賣得還要好，冷風從店門口灌進黃媽媽笑開的嘴裡，等一下再去批十斤貨來賣好了。好冷，真的好冷，連狗鼻子上呼出的氣都冒煙，這些流浪狗怎麼都沒被抓去進補，只要她一到後面去上廁所或整理貨，全部都圍著門前的湯圓攤子像是要撲上去，餓成這樣，都還沒煮熟的也吃。

黃媽媽拿著兩把蒼蠅拍左右開弓，牠們進不了方圓五公尺內，有的狗很狡猾，從右邊趕

走牠繞個小巷子又從左邊回來，不然就是躲在車子後面再伺機衝出來。只有那隻黑狗一趕就走，就是兩腳彎彎曲曲皺巴巴，被老鼠夾夾過的那一隻狗媽媽，因為牠動作太慢了。黃媽媽看到牠又回到路上流浪，覺得所謂的獸醫也不過跟自己差不多嘛，還以為他們多有愛心呢，天氣這麼冷還把人家丟出來撿垃圾吃，是要餓死牠嗎？

整個下午在門前趕狗，天色漸漸暗了，今晚的天空有星星，黃媽媽的心裡也有一件等著發生的事。她換上大兒子結婚才訂做的洋裝，這樣會不會太明顯了點？外面搭個舊毛線衣好了。配上膚色絲襪，黃媽媽對自己的腿仍然感到很滿意，那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被稱讚過的地方。

頭家今天晚上會回來。

她做了簡單的三菜一湯，放到涼了又再熱過一次，都是因為天氣太冷，菜很容易涼。熱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表面的油都結成片，黃媽媽才拿起碗筷一口一口吃起來……不是說要回來嗎？要回來不是要一起吃飯嗎？不吃晚飯也不先說一聲嗎？誰稀罕，我自己煮我自己吃，你通通都不要吃！

吃完整桌飯菜肚子撐的得有點痛，邊洗碗邊後悔，等一下千萬不可以跟頭家吵架，不然他又會說回家總沒好臉色看，又躲去那個女人家裡幾個月不回來。

其實這樣也沒什麼不好，真的，黃媽媽已經很久不再擔心頭家什麼時候會忽然向她要

錢，或是喝了酒一進門就猛打她。

頭家對另一個女人也會這樣嗎？他們，也常吵架嗎？會吵到鄰居去叫警察、小孩子出門都被指指點點嗎？那個女人有什麼能耐留住自己的頭家？為什麼能忍受身邊的男人像個不定時炸彈？當然，他有時候是個好人，不喝酒不吵架的時候，當他願意對妳好的時候，妳會想這輩子就跟著他吧。

黃媽媽想到這裡連耳根都紅了，忽然覺得該把這身衣服換掉，穿件普通的衣服去把碗洗乾淨。剛脫完一腳絲襪的黃媽媽聽到前面有聲音，而且是開書桌抽屜的聲音，她還沒拿得及穿好高跟鞋，半踩著衝到前面去，是她的頭家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吃過了沒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要不要吃水果？我下午買了橘子，很甜。」

「不用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你要去哪？」

「回去啊。」

「回去哪？你不是說今天要回來？你騙我是不是，這樣叫做回來？你把我當什麼？」

她的頭家把錢放到褲子口袋裡去，到門口牽機車，黃媽媽翻看抽屜，大鈔小抄連零錢都拿光了。

「你到底欠多少？你們一家人吃的住的都來我這裡拿是不是？我欠你的喔？我欠你的喔！」

頭家不說一句話，發動機車掉頭就要走，如果不是踩著高跟鞋，黃媽媽應該可以追上前去一把抓住他，扯著他的褲頭硬把錢挖出來。他也許會反擊一巴掌打倒她在地上，或者跪著求她給幾張大鈔就好，或者兩人又在路口對罵起來，罵到鄰居們把窗簾都拉上，他們連看都不想看、勸都不想勸了。

黃媽媽把高跟鞋穿好，剝掉洋裝前擺的小毛球，停在原地看頭家機車檔泥板上的周慧敏照片，髒髒舊舊的周慧敏在一陣煙霧中笑的很甜，出了巷口然後左轉，接另一條巷子，直走到水果攤右轉，接著周慧敏會逆向一小段，過了紅綠燈左轉，然後混進大馬路的車陣裡加速往前走，一直一直往前走。

於是這就是年夜飯了。黃媽媽嘴裡吐出一陣又深又長的白煙，水槽裡的碗還等著她，可不要留在那裡養蟑螂螞蟻。

一轉過頭發現擺湯圓的小桌子翻倒遍地，那隻跛腳的黑狗正吃得西哩呼嚕亂七八糟，黃媽媽一口氣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來，兩手的蒼蠅拍狠狠落在狗身上啪啪啪，狗咬著半盒湯圓往門外逃，牠跑起來太慢，比不上其它狗當然也比不上機車。

黃媽媽緊緊追著牠，拿起門前的衣架來打，打彎了衣架檢隻破掃把來打，打斷了掃把隨手抓一條破布來抽，一路到了對面馬路，黑狗嘴裡的湯圓一顆不剩，夾著尾巴窩在地上發抖，她和牠都跑不動了。

黃媽媽還是不甘心，就是不甘心啊，這幾十年來的辛苦……右肩一揮，整臉糊掉的妝混著汗水淚水抹在花洋裝上，把僅剩的一腳高跟鞋也脫下來，使盡力氣丟向那隻狗，沒中。

黑狗並沒有要離開的意思，牠伸出舌頭來吐氣，哈哈哈哈哈地跟她起伏的胸口和肩膀互相呼應著，牠眼神裡盡是驚恐與卑微，還有一點點憐憫，像是好奇，又像是理解，隔著一個不會被咬到的距離，黃媽媽看著黑狗，黑狗看著黃媽媽，直到喘息漸緩，遠方放起沖天炮，她們這樣度過了這一年的最後一刻。

店門口吹進的風不再冷得人縮起脖子，午後的太陽也逐漸曬得雜貨店暖洋洋的，這麼舒服的日子，在藤椅上坐著都會微笑地打起呼，可是春天很短，黃媽媽知道，再過一陣子就是梅雨季節，黃媽媽要趕快把堆一整個冬天沒賣完的貨整理一下，貨架重新清出個位置準備賣冰



品冷飲，還有短袖也該拿出來曬洗……前面傳來狗吠聲，黃媽媽不耐煩地踏著拖鞋從倉庫走出來。

「需要什麼？」

原來是一隻慵懶的貓在門前來去踱步，跛腳黑狗對著牠叫得正起勁。

「小黃啊，跟你講幾次了，像這種阿貓阿狗不用叫，有客人進來買東西才要叫，有蟑螂老鼠就要趕走，這樣懂不懂？」

跛腳黑狗搖搖尾巴，選個陽光和煦的地方窩成一團。

「你看你又開始睡覺，一天到晚不做事只睡覺還得了，說你兩句你又開始舔腳，髒成那樣子還舔，沒衛生，腳底下有多少細菌你知道嗎？唉呦，你看看你那個嘴巴，髒死了，吃完飯也不會去喝個水洗一下，油油黏黏的看了就噁心，來，過來擦乾淨……」

儘管每個光臨雜貨店的媽媽太太都受到牠熱忱親切的迎接，黃媽媽始終不肯承認跛腳黑狗是她養的，人都吃不飽了還養狗？她依然持續地向里長檢舉誰家狗隨地大小便、製造噪音，依然會在一陣風吹過來伴隨著街上發酵屎尿臭味時，喋喋不休地抱怨著天底下養狗的人、熱死不償命的大太陽、哪個沒良心的社會新聞、越來越不景氣的經濟……

近晚的空氣有點涼，地平線的餘光把整片天空映成紅色，也斜斜地刺入小黃眼裡，牠抬頭仰望她一張一合沒停過的嘴，起身打了個深長的哈欠，然後窩到黃媽媽的腳邊，翻開肚皮，

享受著此刻的微風。

淡中有濃意

愛亞

作者用平穩語調說故事，使用的文字也淺淡。

但主要角色「黃媽媽」的個性描寫十分出色；她小氣、自私、只在意自己小店的小小生意，生命之中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比她的賺錢行為重要。

作者漸進、漸深地將主人翁內心底層的疼痛挖掘，讓讀者了解這是個與自己三個孩子都不親，丈夫回家只偷錢却不久留，沒有親人又沒有朋友，當然更沒有人愛，這醜怪婦人孤單的生命拖拉著自己和小雜貨店日復一日，活著。

小說中另一個主角——流浪黑狗甫一出現便十分「搶戲」，作者在處理黃媽媽與被人虐傷兩腳的黑狗之間的各種情節，都愈寫愈感人。同時帶出捕鼠夾的令人驚心，而怎樣自私無感之人被黑狗喚醒心底的靈魂，怎樣日常生活中萌發了惻隱之心，而終至與跛腳黑狗相依為命，這些，全在作者淡中有濃意的筆下一絲一絲披露及壯大。

更有趣的，讓人思索的一個問題是：黃媽媽呼叫黑狗的名為「小黃」！小

說題目就叫「小黃」，黑狗名字為什麼喚「小黃」？

好看的小說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的肯定，雖然我曾經多麼希望能夠早一點被肯定，但非得經過這許多考驗與等待，才能明白上天的安排。

謝謝我所經手的狗狗貓貓們，牠們教會了我很多事情：臨床經驗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、單純地去愛人。

謝謝我的家人和親愛的朋友們，你們讓我變成現在的樣子。

謝謝羅正儀，在沒有人肯定我的時候，永遠頒安慰獎給我。

簡介

一九七九年生，中興大學獸醫系、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，劇場義工，有一隻叫做湯米的小狗，以獸醫為業，以寫作為一生懸命。

林俐馨

